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亲情友情主题

高永 周雪平 赵惠景 编著




这本书里，有信念的星辰，有理想的光芒，
永恒闪耀在少年的天空

中国学生

阳光晨读
书系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亲情友情主题

高永 周雪平 赵惠景 编著



这本书里，有信念的星辰，有理想的光芒
永恒闪耀，在少年的天空

中国学生

阳光晨读
书系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亲情友情主题 / 高永, 周雪平, 赵惠景编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229-07768-6

I. ①世… II. ①高… ②周… ③赵…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5137号

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亲情友情主题

SHIJIESHANG ZUI AIWO DE REN

QINQING YOUQING ZHUTI

高 永 周雪平 赵惠景 编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张 捷 袁婷婷

责任校对：杨 婧

策 划：怀黎文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天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768-6

定价：18.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跋涉的脚步 /1

- ◎ 钱钟书：窗 /2
- ◎ 汪曾祺：翠湖心影 /7
- ◎ 兰波：童年时期 /14
- ◎ 星新一：雪夜 /19
- ◎ 高尔基：在生活面前 /24
- ◎ 沈从文：往事 /28

第二章 通向远方的小径 /35

- ◎ 富兰克林：我的幼年教育（《自传》节录） /36
- ◎ 三毛：看这个人 /42
- ◎ 纪伯伦：静默吧，我的心 /46
- ◎ 白先勇：秋思 /53
- ◎ 伏契克：乐观的故事 /61

第三章 沉醉黄金屋 /69

- ◎ 塞缪尔·斯迈尔斯：与书为友 /70
- ◎ 让·凯罗尔：阅读和人物(节录) /74
- ◎ 鲁迅：读书杂谈 /81
- ◎ 马克·吐温：猫的寓言 /88
- ◎ 路遥：柳青的遗产 /93

- ◎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序 /98

第四章 岁月的书签 /103

- ◎ 拉斯金·邦德：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104
- ◎ 鲍里斯·克拉夫琴科：母亲的来信 /109
- ◎ 郭沫若：梦与现实 /113
- ◎ 巴金：悼鲁迅先生 /117
- ◎ 龙应台：目送 /121
- ◎ 德富芦花：散文一则 /126

第五章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129

- ◎ 聂鲁达：永不停航的船 /130
- ◎ 丰子恺：阿庆 /134
- ◎ 纳撒尼尔·霍桑：亲情 /138
- ◎ 弗兰茨·卡尔·魏斯柯普夫：一位到处碰壁的大善士 /145
- ◎ 洛克菲勒：1897年圣诞节家书 /151

第一章

跋涉的脚步

跋涉的脚步

0





窗

钱钟书

作者介绍: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代表作:两部著名的学术论著《谈艺录》和《管锥编》,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人·鬼·兽》和长篇小说《围城》。无论他的小说或散文,都具有机智隽永的特点,特别是他的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更是能够显示他的独特的风格: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刻画人物惟妙惟肖。

入选理由:

学问大家的隽永小品,从平常事、平常物中见不平常之理,读来令人颇有感悟。

经典导读:

钱钟书的文章,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钟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灵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赛（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么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总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接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

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堵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该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邮差每天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跟凯罗（Gottfried Keller）《晚歌》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



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戴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〇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戴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整天整夜不关的。

晨读自感

钱钟书先生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他的博学与才情，童心与狂傲，错综复杂而又那么自然和谐地集于一身，令人着迷却不解。钱先生无论写散文、小说，抑或是学术论著，总能举重若轻，诙谐幽默中透着文人特有的犀利与睿智。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尺水照旧兴波，笔力甚健。《窗》一文非常有代表性地表现出钱先生的行文特点。

在本文中，作者通过门与窗的对比，指出门只是实用的，而窗则使我们与自然融合亲近，是我们与外界的一种联系；窗子还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奢侈的机会，是我们对大自然的一种胜利，通过窗子，我们坐在屋里，不必走出门去，就可以欣赏到自然的美景，让光明与空气主动找到我们。有了窗，我们才有了那么多的浪漫故事，有了窗，我们才得以放眼世界。我们在倚窗远眺时不能仅仅放开情怀，还应该做一些理性的思考，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

钱先生从窗联想到了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就是我们心灵的窗，看人的眼睛，就可以发现他的心灵。由此我们发现，钱钟书的作品不以愉悦的情感取胜，而更注重使读者在智性上得到满足。同时，钱先生的文字虽充满智性，但并没有失去其惯有的幽默风格，在这篇散文中，字里行间时常透出令人会心一笑的童真的想象，让人不禁感叹：原来童心未泯才是真正的长大，幽默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心灵光标

阅读使心灵成长。跟踪你的阅读心得，感受心灵获得的不同体验。

作者在说了一通门与窗的区别后，突然说：“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

1. 这句话与本文主题无太大关系，似乎有败笔之嫌。
2. 作者用这句话想说明，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窗与门虽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在有的时候——如战争等变态时期——其区别都不再重要了。
3. 这句话体现了作者对于现实的观照。

光标解析

1. 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都会有败笔，但这里却不是作者的败笔，细细体味，你会对此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2. 是的，作者确实是想说明这一点，但这只是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正如作者文中所说的，我们还要善于发现文字背后的深意。
3. 你的理解相当正确，也很深刻，确实作者这句话的背后隐含着对现实的观照。在作者智性而不失幽默的文字背后还有着关注现实的另一层深意。



翠湖心影

汪曾祺

作者介绍: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协理事，在海内外出版专著全集30余部，代表作有小说《受戒》、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入选理由: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经典导读:

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反观20世纪后半叶的汉语写作，或许，他的方式为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汉语写作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参照。

——郭春林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互动百科》

有一个姑娘，牙长得好。有人问她：“姑娘，你多大了？”

“十七。”

“住在哪里？”

“翠湖西？”

“爱吃什么？”

“辣子鸡。”

过了两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门牙。有人问她：“姑娘多大了？”

“十五。”

“住在哪里？”

“翠湖。”

“爱吃什么？”

“麻婆豆腐。”

这是我在四十四年前听到的一个笑话。当时觉得很无聊（是在一个座谈会上听一个本地才子说的）。现在想起来觉得很亲切。因为它让我想起翠湖。

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几乎就挨着市中心。城中有湖，这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说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这是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非常贴切。

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城中有湖，并不妨碍交通。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府甬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否则就要走翠湖东路或翠湖西路，那就绕远多了。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

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来的游子，对翠湖充满感激。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好像要滴下来。湖水极清。我的印象里翠湖似没有蚊子。夏天的夜晚，我们在湖中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湖水常年盈满。我在昆明住了七年，没有看见过翠湖干得见了底。偶尔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湖水涨了，湖中的大路也被淹没，不能通过了。但这样的時候很少。翠湖的水不深。浅处没膝，深处也不过齐腰。因此没有人到这里来自杀。我们有一个广东籍的同学，因为失恋，曾投过翠湖。但是他下湖在水里走了一截，又爬上来了。因为他大概还不太想死，而且翠湖里也淹不死人。翠湖不种荷花，但是有许多水浮莲。肥厚碧绿的猪耳状的叶子，开着一望无际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热闹。我是在翠湖才认识这种水生植物的。我以后也再也没看到过这样大片大片的水浮莲。湖中多红鱼，很大，都有一尺多长。这些鱼已经习惯于人声脚步，见人不惊，整天只是安安静静地，悠然地浮沉游动着。有时夜晚从湖中大路上过，会忽然拨刺一声，从湖心跃起一条极大的大鱼，吓你一跳。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到昆明来考大学，寄住在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宿舍里，几乎每天都要到翠湖。学校已经发了榜，还没有开学，我们除了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坐船到大观楼，就是到翠湖图书馆去看书。这是我这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这些白茶

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书管理员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僻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翠湖的好处是建筑物少。我最怕风景区挤满了亭台楼阁。除了翠湖图书馆，有一簇洋房，是法国人开的翠湖饭店。这所饭店似乎是终年空着的。大门虽开着，但我从未见过有人进去，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此外，大路之东，有几间黑瓦朱栏的平房，狭长的，按形制似应该叫做“轩”。也许里面是有一方题作什么轩的横匾的，但是我记不得了。也许根本没有。轩里一阵曾有人卖过面点，大概因为生意不好，停歇了。轩内空荡荡的，没有桌椅。只在廊下有一个卖“糠虾”的老婆婆。“糠虾”是只有皮壳没有肉的小虾。晒干

了，卖给游人喂鱼。花极少的钱，便可从老婆婆手里买半碗，一把一把撒在水里，一尺多长的红鱼就很兴奋地游过来，抢食水面的糠虾，唼喋有声。糠虾喂完，人鱼俱散，轩中又是空荡荡的，剩下老婆婆一个人寂然地坐在那里。

路东伸进湖水，有一个半岛。半岛上有一个两层的楼阁。阁上是个茶馆。茶馆的地势很好，四面有窗，人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阁子上喝茶，很凉快。这家茶馆，夏天，是到了晚上还卖茶的（昆明的茶馆都是这样，收市很晚），我们有时会一直坐到十点多钟。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装在一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昆明的茶馆记账的方法有点特别：瓜子、花生，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喝完了茶，“收茶钱！”堂倌走过来，数一数碟子，就报出个钱数。我们的同学有时临窗饮茶，嗑完一碟瓜子，随手把铁皮碟往外一扔，“pia——”，碟子就落进了水里。堂倌算账，还是照碟算。这些堂倌们晚上清点时，自然会发现碟子少了，并且也一定会知道这些碟子上哪里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收茶钱时因此和顾客吵起来过；并且在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续水时也从拿眼睛“贼”着客人。把瓜子碟扔进水里，自然是不大道德。不过堂倌不那么斤斤计较的风度却是很可佩服的。

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遛”。这“穷遛”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园日涉以成趣”，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踏着斑驳的月光树影，可以在湖里一遛遛好几圈。一面走，一面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说，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我现在一句都记不得了！

我是一九四六年离开昆明的。一别翠湖，已经三十八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我是很想念翠湖的。

前几年，听说因为搞什么“建设”，挖断了水脉，翠湖没有水了。我听了，觉得怅然，而且，愤怒了。这是怎么搞的！谁搞的？翠湖会成了什么样子

呢？那些树呢？那些水浮莲呢？那些鱼呢？

最近听说，翠湖又有水了，我高兴！我当然会想到这是三中全会带来的好处。这是拨乱反正。

但是我又听说，翠湖现在很热闹，经常举办“蛇展”什么的，我又有了一点担心。这又会成了什么样子呢？我不反对翠湖游人多，甚至可以有游艇，甚至可以设立摊篷卖破酥包子、焖鸡米线、冰淇淋、雪糕，但是最好不要搞“蛇展”。我希望还我一个明爽安静的翠湖。我想这也是很多昆明人的希望。



跟随着作者追忆的足迹，我们又回到了三四十年代的云南，见到了那时的翠湖美景。在作者看来，没有翠湖，昆明就不能称其为昆明了，因为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更为重要的是，翠湖对于昆明来说，已不简简单单是一片湖，它还是人们暂离生活喧嚣，体验宁静与和谐的所在，翠湖“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

自然美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昆明翠湖畔的人和物，这也许才是作者怀恋翠湖的原因。那古色古香的图书馆，那图书馆里让人感到有些怪异的图书管理员，那清幽的茶馆和那茶馆里质朴的店员们。这一切给本已至美的翠湖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魅力。也正因如此，虽然多年过去，翠湖仍占据着作者心灵的一隅。

但作者并没有完全沉浸于对过往历史的沉思与缅怀之中，他非常清醒地对人类在历史上对自然所犯的过错进行了反思。当听说因为人们搞所谓的“建设”断了翠湖的水脉后，作者不只是怅然而且还愤怒了。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的所谓文明成果，实际上有时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如果这样，我们在享受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好在，这一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中得到改正，翠湖又有水了。但作者还是担心，现代的文明会给原本自然的翠湖带来危害。作者对翠湖的热爱之情，由此也可见一斑了。